



对话
周文静
摄

春天还在

章宪法

大雪这天，下的是小雨，飞鹅头像理了一个半边头。山腰子立的一棵树，两柄孤长的枝丫，好奇地望着风，如一只裤管拍打另一只裤管。

飞鹅头是安庆、铜陵两市交界处的小山头。飞鹅头下是枞阳河，天气晴朗的时候，所有的阳光都浇灌在槐叶莲上，满河生气地摇曳。河水自菜子湖南来，借道长江，赶赴大海，或急，或缓。河上是一座桥，搭上圩堤，落在山脚，合成飞鹅头下的一条省道。省道并不宽，往来的车子挤挤挨挨，快一点，或慢一点，西向安庆，或东向铜陵，总是载着欲望再奔向更遥远的地方。

春天的路途从不遥远，顺畅就能抵达远方。飞鹅头下的车子则堵在去往春天的路上：重大机械正啃啮枞阳河老河道，有些模样的人工河，直，宽。若干年后，江水将从这里向后转，齐步走，一路向北，“引江济淮”。

施工车辆上上下下，省道上的车子打着寒战躲向路边，或粗声粗气地继续往前，最终亮起尾灯刹在原地。一辆电动车楔子一般打进车队，停在左侧后视镜下。是位大叔，沾着泥浆或是露水的外套，套在电动车把手上。大叔应该是本地人，刚从圩田里忙完活回家。顺口问了一句：这山怎么叫飞鹅头呢？大叔说：这地方都叫飞鹅头，人呆呗！

大叔的意思，“飞鹅头”是一个地名，不仅仅指这个山头。大叔说得还真对，一则史料说，古代这里江湖相连，飞鹅头一带是长江中的“鹅头分汊”。更早，河道竟是“古庐江”，沧海桑田，江堤修了，圩堤修了，江湖瘦成一条洪水通道，剩下的都是耕地、村庄，炊烟卷着历史散尽苍穹。

古庐江是一条与长江垂直的支江，怀宁、潜山、舒城、桐城四县（市）之水由此入江，很壮观，亦浩荡。从春天开始，古庐江的水便涌着新年的气息，欣欣然南下。白净净的水，春天里生出大大小小的鱼。河边一个扳罾的，是飞鹅头本地的一个老汉。他的一个鱼兜，始终浸没在河水里。有车主停下来，买小鲢鱼，鱼兜里有；买鲢鳙草鲤，鱼兜里也有。车主挑好鱼，大多满意地绝尘而去。有一

个春末，老汉一臂扳起三百斤白鲢。老汉慌了，又是烧纸，又是焚香，休网三天。老汉说：这些鱼怕是鬼变的！春天的生机，远远超出自然。

鱼与水的关系，又始终哲学而世俗。明季文学家张煌言曾至飞鹅头，既是赶路，也是看水，然后写了篇《枞阳谣》。

禾苗自野地拱起，湖风起于萍末，鱼米之乡，没有鱼的水那是枉费春天。张煌言至飞鹅头的那会，这条河已小了，小成了“枞阳湖”。再迟一点，姚莹路过飞鹅头时，“枞阳湖”又小成了“枞阳河”。张帆摇楫，顺河而行，姚莹的木帆船在飞鹅头前缓缓而过。清末的世事格外纷扰，姚莹一度居官台湾，这是家乡留给姚莹最深刻的印象。

什么是春天呢？就是时间的错谬与错愕，因大地的新绿而重新开始。在这个春天，“江淮运河”正血脉偾张，最终带着江水沿古庐江倒流。势必壮观的新运河上，正在隆起一条高架，把省道从东端捡起来，再摺回到西端的省道上。一辆挨一辆的施工机械，就是来劈开飞鹅头的。

飞鹅头已经被掰成两瓣，崭新的土石流出崭新的气息，有一些腥，有一些香，分明又是陈年老风，掺和在这个春天里。一只硕大的水禽，一只脚搁在新掰出的边缘，错误地认为新土上会有鱼虾游过。水禽或像我们的童年，哼着童谣。凡是美好，尽皆饮食。

这个春末，太阳像炒熟的豆子，隔着云与风仍旧有点烫，飞鹅头下的车子，如一条捶胸顿足的鱼搁在晒场。今年又是个奇旱之年，整个汛期都没有一场像样的雨。江淮运河离修成尚远，每天经过飞鹅头，都希望看到新水或老云。

好的水，要从天上来。曾经真的来了一场天降大雨，豆大的雨滴首先飞奔到飞鹅头。又插过来一辆电动车，“人工降雨，咋不说一声？”又是上次那个大叔，应该是慌张地离开农活现场。大叔一脚支地，没有一丝着急的样子，嘴里不住地哼着《西游记》主题歌。“路在脚下”像是反复了三遍，“下”字努力唱出颤声。

初夏的河道早已蔫了，一股新水慢慢漾过来，几分枯焦的颜色在河道涌动。飞鹅头上的那棵树，碧绿的油彩不忍风干。

水终归会来，疫情也不会总在人间纠缠，大雪这天傍晚，所有的检查点都撤离了，只剩下一条顺顺畅畅的省道，自由而轻松地伸向远方。谁说春天与季节有关呢？雨水落在遍体鳞伤的泥土，绿色就会复活，春天也就还在。

潜山赋

江山

尔雅释山，邑以山名。一峰擎宇，万岳朝宗。绵大别而襟吴带楚，俯江淮以毓秀钟灵。秘府洞天，溯亿年之苍莽，祥光瑞气，兆一邑之熙雍。若乃胜地昭瞻，气象隆崇。叠巘石奇，垒危崖以崩，盘山径曲，通峻岭之峥嵘。远近层峦罗列，叠叠翠靄，皖潜二水萦回，湛湛冲融。

十里澄溪，浮棹兮吴塘碧水，中宵爽气，清暑兮九井西风。山谷流馨，浣石刻兮唐风宋雨，雪湖涌翠，滴花露兮晓日朝曦。并泛胭脂，二姝长留艳说，霞流酒岛，一觴遥忆诗人。

至若龙窑古陶，水火涅槃，桑皮寿纸，京城独步。孔雀徘徊，合乐府之双璧，弹腔流韵，续徽调于闾户。太平塔老，岁月沧桑，天宁寨幽，竹木环护。有人杰而地灵，多民丰而物阜。热土红源，英雄事迹长新，孝乡义里，德馨家风如故。

信有皖公仁政，经纶可喜。汉皇拜岳，声威存史。长庚进京，国剧之始。恨水著书，烟霞满纸。梅开二度，再领清芬之音，菊绽江城，长传柔婉绝技。凝辉煌而绝伦，集璀璨而无比。

是以风流可续，欣喜不胜。呦呦鹿鸣，四海同听。水落石出，山鸣谷应。史前文明，薛岗可证。石刀无俦，玉琮谁竞。传薪火兮古城，升曙光兮僻境。

噫嘻，卿云烂漫，古岳嵯峨。花发皖源，是舒州之旧治，铎振岳麓，护陵谷以弦歌。有福地之颐养，得品物之云罗。瓜蒌葳蕤，贡藕婀娜。舒席缀珠，化清妙于劲节，茗香浮碧，融禅意于天和。

更田园旖旎，菜甲满畦。柳桥飞絮，沙路无泥。春雨霁云，绿杨垂乎短岸，芳池涨碧，夭桃绽兮长堤。鸟奏同袍，花怜并蒂。万物罗繁，乡村胜赏，民宿兴起，光彩垂霓。得林泉之雅趣，适山水之相宜。

观夫，皖城竞秀，一域隆昌。撤县设市，步履铿锵。脱贫启智，兴经济于前行砥砺，矢志图强。踔厉奋发，擎振兴之大旗，锐意同襄。生态立市，旅游兴乡。目标坚毅，使命担当。打造全域旅游之名片，深挖产业特色之精良。鼎力发展，为邑强而国富。同心筑梦，祈众乐而民康。蓝图新绘，展宏猷以奋发；盛世清平，书锦绣之华章。

母亲的冬天

毕侠

打我记事起，母亲就一直体弱多病。尤其是冬天，她连屋门口都很少出，羸弱的身体让她对冬日的暖阳都没了兴趣。

邻村的赤脚医生隔三岔五就来给母亲吊盐水，有时医生那边有病人走不开，让父亲骑车驮着母亲去他家，母亲一手捂着脑袋，有气无力地摆摆另一只手：“我头痛得厉害，不能见风。”没办法，父亲只好拉来板车，铺上被子，让母亲躺在板车上，再给她捂好。

这样兴师动众地走过村口，村里人都以为出了大事，纷纷跑来围观，母亲只管用被子蒙着脑袋，一言不发。如是几次，村人也见怪不怪了，父亲听赤脚医生说：“这是长远病，只能保守治疗，治标不治本。”起初，父亲不相信赤脚医生的话，拉着母亲去县城的医院检查了，也没有好办法解决，后来去了市医院和省立医院，始终检查不出病因。回到村里后，母亲再也不想整天躺在板车上招摇过市，如果父亲请不来医生，母亲就让父亲把盐水拿来，让父亲给她扎针，父亲没办法，只好如此。母亲忍住疼痛，父亲用笨拙的大手，好几次才扎到血管上。有一次，父亲不在家，母亲竟然让我帮她扎针，我不敢，她气哭了：“二丫，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你要知道，不扎

针，我会更痛。”我只记得当时手抖得厉害，眼泪一颗颗往下掉，滴到母亲的手臂上，她紧咬牙关，默不作声。

后来，在一个寒冷的冬日，母亲忍受不了痛苦，喝了农药。还好抢救及时，把母亲从鬼门关拉了回来，虽然捡回了一条命，但从此之后，母亲身体每况愈下，直至瘫痪在床。此时，母亲头痛的毛病倒是很少了，但母亲连生活都不能自理了。她的脾气越来越暴躁，骂我们不该救她，骂我们不陪着她……骂着骂着，她就没了力气。

母亲是在冬日的早晨离去的。她躺在床上整整五年，很多时候都是安静地望着房梁发呆，有时候老鼠从房梁上爬过，居然也会放慢速度，眼睛盯着母亲，甚至跳到她的被子上发出挑衅的声音。母亲连厌恶和恐惧的眼神都没有了，她的目光是呆滞的。她时常透过窗子看朝阳升起，看夕阳落山，听着鸟叫，看着叶落……母亲走得那一刻，太阳刚刚探出脑袋，屋外的树枝被刮得呜呜作响。母亲的棺木被一群人抬着，后面一群亲友哭喊着为她送行，包括我。

太阳正在头顶，树梢也停止了晃动，这一刻，对母亲来说，也许是她一生中最庄重的时刻，她仿佛找到了失去多年的尊严。

